

二郎神戲曲及其文化意蘊

王 漢 民

(福建師範大學 文學院,福建省 福州市 350007)

提要:二郎神是宋元以後世俗百姓普遍崇信之神,戲曲界奉之為戲神。以二郎神故事為題材的戲曲作品曲折地反映了世俗百姓征服自然、協調社會關係的理想。

關鍵詞:二郎神 戲神 戲曲作品 文化意蘊

二郎神是宋元以後世俗百姓普遍崇信之神,他神通廣大,變化多般,驅邪除魔,是正義與權威的象徵。對二郎神信仰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初,楊掌生的《京塵雜錄》較早對二郎神進行了考證^[1],此後陳墨香的《二郎神考》(1933)、馮沅君的《元劇中二郎斬蛟的故事》(1943)、黃芝崗《中國的水神》中的《二郎神的演變》章等著作對二郎神的淵源及流變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湧現了許多研究論著,如江亞玉的《由形象特徵之演變談二郎神》(1988)、康保成的《二郎神信仰及其周邊考察》(1999)、胡小偉的《宋代的二郎神崇拜》(2003)等,從不同角度對二郎神信仰進行了探討。本文擬從二郎神戲曲角度對二郎神信仰中的幾個問題談點粗淺的看法,求教於各位方家。

—

二郎神,又稱灌口二郎,在元明清戲曲小說中,二郎神有李冰子李二郎、趙二郎(昱)、楊二郎(戡)等說法。關於其原型,學術界有多種說法,現在一般認為二郎神原型為秦時蜀郡太守李冰。由於李冰治水功績偉大,他的治水經過在傳說中逐漸被神化。後來,李冰治水傳說中加入其子二郎,如宋曾敏行《獨醒雜誌》云李冰父子因有功於蜀,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2]。從《獨醒雜誌》的記載來看,“灌口二郎”指的是李冰父子二人。而在後來的傳說中,灌口二郎則成為李冰第二子的專稱。趙二郎(昱)在傳為柳宗元著的《龍城錄》^[3]中較早提到。《龍城錄》的作者是誰在宋代便引起了爭論,何薊《春渚紀聞》、張邦基《墨莊漫錄》、

[1] 參陳墨香《二郎神考》,《劇學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十二期。

[2]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五《崇德廟》:“有方外士,為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為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於離堆之下。有功於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借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臠,不設他物,蓋有自也。”引自《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7頁。

[3] 唐柳宗元《龍城錄》,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頁。

朱熹《朱子語錄》等書認為是宋王銍偽作^[4]。這樣一來，趙二郎當興盛於北宋時期，估計因其為宋室祖先，而受到重視，宋真宗時進封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楊戩，起於北宋末。楊戩本是宋徽宗時四大奸臣之一，徽宗自稱道君，“當時便把楊戩比做灌口神，造些小說，派這楊戩合王黼、高俅、李邦彥做王楊高李四大元帥”^[5]。陳墨香認為楊戩為二郎神起於北宋後期，而且這時期又出現楊二郎救母的小說。由於李二郎、趙二郎、楊二郎傳說都與灌口有關，三者事迹在民間逐漸被混同，難以準確區分。

以李冰父子為原型的灌口二郎，隨著時空的轉換出現了趙昱、楊戩等形象。江亞玉在其文中說：“二郎神的故事很早就已經在民間流傳了，可是隨著時空的轉換，產生了許多衍變；主角身份也一再更易，先是李冰，後由趙昱取代之，最後，又落在楊戩的身上。”^[6]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因為李二郎並沒有因為趙二郎、楊二郎的出現而消失，而是與趙二郎、楊二郎並行於民間。《續唐書》卷二五《蜀世家》記載云：“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巡，以同平章事王鏊判六軍諸衛事，衍戎裝，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旌旗戈甲，百里不絕，百姓望之，謂之灌口神。”^[7]其中的灌口神當指李二郎。南宋詞人楊無咎在【二郎神】《清源生辰》詞中寫道：“炎光欲謝，更幾日、薰風吹雨。共說是天公，亦嘉神貺，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龍，離堆平水，休問功超前古。當中興、護我邊陲，重使四方安堵。”^[8]其中所寫二郎神，從“清源”封號來看，應該是趙二郎。宋代佚名詞人的《滿庭芳》詞中亦提到灌口二郎：“若論風流，無過圓社，拐賺蹬躡搭齊全。門庭富貴，曾到御簾前。灌口二郎為首，趙皇上、下脚流傳。人都道、齊雲一社，三錦獨爭先。花前。並月下，全身繡帶，偷側雙肩。更高而不遠，一搭打秋千。毬落處、圓光賺拐，雙佩劍、側躡相連。高人處，翻身估料，天下總呼圓。”^[9]其中的二郎神是圓社之首，與趙皇踢毬，應該指二郎神楊戩。由於趙二郎事迹與李二郎大致相同，在明清的傳說中，趙二郎漸漸淡出。李冰父子由於其偉大的功績，成為官方奉祀之神，元文宗七年十二月，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10]。《清史》志五十九云：“灌縣祀秦蜀守李冰，封敷澤興濟通裕王，子二郎，為承績廣惠英顯王。”而二郎神楊戩則由於其劈山救母故事的影響在民間流傳。

二郎神在明清時期被奉為戲神。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中較早提到：“予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為人美好，以遊戲而得道，流此教於人間。”^[11]明末清初的大戲劇家李漁在《比目魚》傳奇中亦云：“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我做戲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釋家的如來佛，道家的李老君。”湯顯祖、李漁都明確指出二郎神為戲神。康保成在《中國戲神初考》一文中認為：“儘管不少學者為探討‘二郎神’故事的演變做出了努力，但以上幾位二郎神，好像誰都夠不上做‘戲神’的資格。更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各

[4] 參曹中孚《龍城錄校點說明》，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頁。

[5] 陳墨香《二郎神考》，《劇學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十二期。

[6] 江亞玉《由形象特徵之演變談二郎神》，見《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版。

[7] 清陳鱣《續唐書》，《叢書集成初編》第3848冊。

[8] 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82頁。

[9] 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734頁。

[10] 《元史》本紀第三十四，《四庫全書》史部五十，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1] 明湯顯祖《湯顯祖全集》，徐朔方箋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頁。

地供奉的‘戲神’大部分是‘老郎神’而非‘二郎神’。”^[12]康先生話固然有理，但湯顯祖、李漁所說應該是有根據的，再則民間信奉二郎神，奉之為戲神，並不需要什麼嚴格的“資格”認定。湯顯祖文中提到大司馬譚綸“以浙人歸教其子弟，能為海鹽聲”，李漁也是浙江杭州人，我們是否可以從中得出這樣一個的結論：二郎神在杭州、海鹽一帶被普遍崇信，被奉為戲神。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南宋時期，二郎神已成為杭州、海鹽一帶世俗百姓普遍崇信之神。《咸淳臨安志》卷七三《祠祀三·土俗諸祠》中有：“二郎祠，在官巷，紹興元年立。舊志云：東京有祠，即清源真君。”同書卷七五《寺觀》中有“清源崇應觀，在吳山，寶祐元年，蜀士夫牟中書子才等陳請云：大江發源實是汶江，清源真君廟食其土，治水之績為世大利。朝廷春秋祀享，神實作配。旨就吳山下卜地建廟。御書清源崇應之觀、清源之殿。”^[13]明樊維成、胡震亨《海鹽縣圖經》卷三中亦有：“二郎廟，縣西南十里，宋延祐中建，俗呼二丈廟。”^[14]宋張端義在《貴耳集》中說當時“輦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高九萬有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15]酒市不祭杜康，而祭二郎神，可見普通民衆信仰神是不太重視“資格”的。廣東粵劇戲班奉祀的戲神華光大帝是火神，這是因為“早期的粵劇戲班大多在曠野草臺演出，常年食宿於紅船之中，這些地方都很容易失火招災，所以奉祀華光大帝以求庇護”^[16]。杭州一帶信奉二郎神，奉為戲神，估計與當地多水患有一定關係。另外，二郎神具有“善變”之神通、美好之容顏，與戲曲演出中演員化裝改變人物扮相有某種相同之處，似又具備為戲神的某種“資格”。“為人美好”，在元末鍾嗣成的散曲【南呂一枝花】《自序醜齋》套數中已經提到：“近來論世態，世態有高低。有錢的高貴，無錢的低微。哪裏問風流子弟。折末顏如灌口，貌賽神仙，洞賓出世，宋玉重生，設答了鐔的，夢撒了寮丁，他采你也不見得。”^[17]鍾嗣成自幼寓居杭州，其中所寫的“顏如灌口”當指杭州一帶民俗信仰中的二郎神。再則近代戲神傳說中的“殤子”傳說，亦似在宋元時期的二郎神信仰中出現。如南宋龔聖與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中借灌口二郎來寫阮小二：“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監之，清源廟食。”^[18]

綜前所述，筆者認為杭州一帶的二郎神信仰已具備戲神的“資格”。至於各地戲神不同，其中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戲曲傳播等因素，也有民俗信仰等因素。宜黃戲班以二郎神為戲神，以田竇二將軍配祀；廣東粵劇的戲神除華光大帝外，還有田竇二師等；福建戲神祀奉田竇葛三個戲神，從戲神的變與不變中似隱約可見南戲傳播發展的軌迹。另外，江西南豐金砂村《余氏族譜·儼神辨記》中記載云：“我唐古遠祖瑤公，為衡州太守，從四川峨嵋山遷來，得

[12] 康保成《中國戲神初考》，《文藝研究》1998年第2期。

[13] 南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9號，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14] 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海鹽縣圖經》，明天啟四年刊本，《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89號影印。按：延祐（1314—1320）乃元仁宗年號，此處有誤。

[15] 宋張端義《貴耳集》，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8頁。

[16] 參見《中國戲曲志·廣東卷》，中國ISBN中心1993年版，第434頁。

[17]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371頁。

[18]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1頁。

之清源妙道真君也，習其教，歷千弗變然。”^[19]從這則記載來看，清源妙道真君與儼戲關係密切，也許二郎神為戲神就是從儼神發展而來。

二

二郎神故事最早被搬上舞臺當在唐代中期，唐崔令欽《教坊記》所列的曲名中有《二郎神》曲。從崔令欽《教坊記》的有關記載來看，唐代的《二郎神》曲與宋元以後的《二郎神》曲似不一樣，可能是一種舞蹈表演。《教坊記》中云：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余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摩》、《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20]

從這則記載來看，《伊州》、《五天》、《蘭陵王》、《柘枝》、《大渭州》等都是舞蹈，或是伴有舞蹈的音樂表演。同書《曲名》中，舉曲名三百餘個，《二郎神》、《伊州》、《五天》、《蘭陵王》等曲均列其中。《二郎神》與《伊州》、《五天》、《蘭陵王》等同列，估計也伴有舞蹈，或竟是以舞蹈表演二郎神故事。宋張唐英的《蜀檮杌》中記載了五代後蜀國王孟昶宴會時俳優扮演二郎神之事，似可為此觀點提供佐證：“（廣政十五年）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21]後蜀俳優扮演灌口神隊，並且有二龍戰鬪之象，應該就是二郎神故事的舞臺表演。《成都記》還認為流行民間春冬鬪牛之戲亦源出李冰化牛斬蛟故事^[22]。

宋官本雜劇中有《二郎熙州》、《鶻打兔變二郎》、《二郎神變二郎神》，譚正璧《話本與古劇》^[23]一書認為熙州、鶻打兔、二郎神為曲名。從這些劇名來看，主要是演述二郎神神變故事，鶻打兔也有可能不是曲名，而是演二郎神變鶻打兔故事。金院本“諸雜大小院本”中有《趯鼓二郎》、《變二郎鬻》兩個劇目。

元明清戲曲中，二郎神常出現在一些劇本中，專演二郎神故事的劇作有吳昌齡的《二郎收豬八戒》、無名氏的《二郎神醉射鎖魔鏡》、《灌口二郎斬健蛟》、《二郎神鎖齊天大聖》、楊潮觀《吟風閣雜劇》中的《灌口二郎初顯聖》等劇作。吳昌齡《二郎收豬八戒》，是《西遊記》^[24]雜劇第四本中一折，演二郎神奉觀音之命帶細犬前助孫悟空降豬八戒之事。情節簡單，其中灌口二郎為誰，也沒有明確說明。《二郎神醉射鎖魔鏡》、《灌口二郎斬健蛟》、《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三劇中二郎神為趙昱（一作煜），而《灌口二郎初顯聖》雜劇中二郎神則為李冰子李二郎。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雜劇演二郎神趙昱與那吒擒獲神通廣大的天上妖魔的故事。此劇今存陳與郊《古名家雜劇》本、脈望館校《古今雜劇》本等。脈望館鈔校本有刻本與鈔本兩種，刻本注曰：“古名家本”，作者署“(元)□□撰”，題目作“三太子大鬧黑風山”；鈔本題為“二郎

[19] 引自《中國戲曲志·江西卷》，中國 ISBN 中心，1998 年版，第 129 頁。

[20] 唐崔令欽《教坊記》，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版，第一冊第 12 頁。

[21] 宋張唐英《蜀檮杌》，《叢書集成》第 3855 冊，第 23 頁。

[22] 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一，中華書局，1961 年版，第 2316 頁。

[23] 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24] 按：《西遊記》雜劇，明楊東萊批評本題吳昌齡，隋樹森據孫楷第考證列為楊景賢作。《二郎收豬八戒》，見於《古今名劇合選》中，作者題吳昌齡。

神射鎖魔鏡一卷”，不題撰人，題目作“都天大帥降妖怪”，是趙清常根據“內本錄校”而成。鈔本與刻本前三折相同，只是鈔本多些無謂之襯字，刻本則“較簡潔”。鈔本與刻本第四折不同，王季烈在編《孤本元明雜劇》時把鈔本的第四折改作第五折，卷末穿關據鈔本增入。劇中，二郎神趙昱奉玉帝命鎮守西川，途經玉結連環寨時，前去探訪那吒。酒醉後與那吒比箭，二郎神誤中天獄鎖魔鏡，牛魔羅王、金睛百眼鬼乘機逃出。韓元帥奉命追拿，但未追及。驅邪院主命二郎神與那吒擒拿二妖，將功折罪。二郎神與那吒各帶本部神兵，與妖魔大戰。二郎神“神通廣大，變化多般，身長萬餘丈，腰闊數千圍，面青髮赤，巨口獠牙”，在那吒的配合下擒住二妖。二妖魔被押入酆都，衆神將復還本位。祁彪佳《遠山堂劇品》認為此劇“意想”“大有元人之韻”，但“詞氣少欠振拔，用韻亦有雜者”〔25〕。

《灌口二郎斬健蛟》雜劇則演二郎神趙昱爲民除害，擒斬水中健蛟的故事。劇本《今樂考證》、《也是園書目》、《曲錄》著錄，今存脈望館鈔校內府本、《孤本元明雜劇》本。題目作“眉山七聖擒妖怪”，正名作“灌口二郎斬健蛟”。劇敘嘉州太守趙昱秉性忠直，心無邪佞，治民有法，判斷無私，驅邪院主奉玉帝命派天丁神前去接引他白日飛升。飛升前，治下百姓正報冷源河內健蛟爲害，趙昱正在想法擒拿，飛升後，趙昱被封爲灌口二郎真君，奉玉帝命前去擒蛟。二郎神帶眉山七聖與健蛟鬼力大戰，擒健蛟斬之，爲民除害。玉帝加封二郎神爲清源妙道二郎真君。在《龍城錄》、《方輿勝覽》、《三教搜神大全》等書中，趙昱先斬蛟，後棄官歸隱，不知所終。而此劇則把斬蛟一事放在趙昱飛升後，把人與蛟戰改爲神與蛟戰，似更符合情理。

《二郎神鎖齊天大聖》雜劇演二郎神趙昱捉拿偷仙丹、盜御酒的齊天大聖的故事。此劇《今樂考證》、《也是園書目》、《曲錄》等著錄，今存脈望館鈔校本。劇敘齊天大聖化仙童偷老君金丹數十顆，又盜仙酒數十瓶，回花果山水簾洞請兄弟前來宴賞。乾天大仙得知後，派鬼力請二郎神領天兵前去捉拿。二郎神率眉山七聖及諸天兵將齊天大聖擒伏，齊天大聖被驅邪院主罰入陰司，永不得超升。現存劇本是趙清常“萬曆四十三年二月十七日校內本”而成，現存的《西遊記》在萬曆二十年左右已刊行，但此劇情節與《西遊記》大相徑庭。在《西遊記》中齊天大聖是一隻無父母兄弟的石猴，在龍宮獲得如意金箍棒；而此劇中，他有大哥通天大聖、姐姐龜山水母、妹妹鐵色彌猴、弟弟耍耍三郎，他大哥通天大聖善使鐵棒，耍耍三郎叫“孫行者”。《西遊記》中前去擒捉齊天大聖的是二郎神楊戩，而此劇則爲趙昱。不知此劇與《西遊記》是何種關係。《二郎神射鎖魔鏡》、《灌口二郎斬健蛟》、《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三劇都與明內府演出有關，主角都是道教神仙清源妙道真君趙昱，且其中都有驅邪院主真武神出場，估計是明代帝王崇道風氣影響下的產物。

《灌口二郎初顯聖》則演李二郎鎖蛟治水故事。劇敘李冰開鑿離堆，壞了蛟龍窟穴，龍婆龍子怨恨，尋李冰在江邊廝殺。李冰大敗，二郎神帶二將及鷹犬助戰，龍婆龍子受傷，遂被擒伏。鎖龍婆於離堆之下，命其約勒江波，命小蛟攻開東岸，分水內江，灌注農田，使千里荒蕪變成沃野。此劇是楊潮觀爲官四川時，根據李冰與子二郎治水神話創作而成。

現存的四種劇本中只有二郎神趙昱（煜）、二郎神李二郎，而沒有二郎神楊戩。楊戩在

〔25〕 明祁彪佳《遠山堂劇品》，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六冊第152頁。

《西遊記》中大戰齊天大聖，却不見於劇作中。陳墨香認為楊二郎劈山救母故事，因為不忠於天帝，所以後來不大有人講^[26]。楊戩是宋代的大奸臣，估計這也是後人恥於搬演上舞臺的重要原因。楊戩故事雖然不受知識階層歡迎，但其劈山救母之事因宣揚孝義思想，在民間講唱文學（如寶卷等）中十分流行。

劈山救母故事最初源於巨靈神劈華山故事。元李好古有《巨靈神劈華岳》、宋元戲文中有《劉錫沉香太子》、元張時起有《沉香太子劈華山》、明雜劇有《劈華山沉香救母》等劇目，劇本均佚。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認為本事出《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古語，述劉彥昌與華山聖母成親，生一子名沉香。事為聖母兄二郎神悉後，囚聖母於華山底，沉香長大後劈開華山，救出聖母^[27]。不知莊一拂所見是何人注本。《西京賦》中云：“巨靈轟鳳！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李善注云：“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蹠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迹，於今尚在。（中略）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28]其中只有巨靈開山之故事，巨靈為河神，此故事是宣揚河神的巨大威力。唐代李隆基的《途經華岳》、蘇頌《奉和聖製途經華嶽應制》、王維的《華嶽》、李白的《華嶽》等人的詠華山詩中也是歌詠巨靈的開山功績。至於巨靈劈山與沉香救母如何聯繫在一起，却未見明確的記錄。筆者於《漢武故事》中找到一則資料：

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29]

從這則記載中的“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一語來看，巨靈與救母聯繫在一起。《漢武故事》，今人劉文忠綜合前說，又據書中反映的社會現象，推論作者當為建安前後人^[30]。如果推論無誤，則可知在東漢末年，巨靈與救母已聯繫在一起，後來的沉香劈華山救母，二郎神劈山救母當都發源於此。二郎神與巨靈劈華山聯繫在一起似乎出現得比較晚。明《二郎神鎖齊天大聖》雜劇中，有巨靈神助二郎神戰齊天大聖。其中的巨靈神“膀闊身長數丈高，金睛赤髮怒衝霄，肩擔月樣開山斧，太華山峰用手搖”，應是劈華山之巨靈神，但與二郎神並無親戚關係。清末無垢道人的《八仙得道傳》中則成為二郎神外甥王泰劈華山。明代寶卷《二郎開山寶卷》^[31]講唱楊二郎開山救母，此寶卷中的楊二郎乃河南確州人，父名楊天佑，籍貫與《河南通志》中的楊二郎相同。在清及近代地方戲中，沉香劈山救母故事十分流行。湖北楚劇、河北梆子、京劇、江西宜黃腔、陝西同州梆子腔等劇種中都有演出。在這些劇目中，二郎

[26] 陳墨香《二郎神考》，《劇學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十二期。

[27]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頁。

[28] 梁蕭統《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

[29] 漢無名氏《漢武故事》，見《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頁。

[30] 參王根林《漢武故事校點說明》，見《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頁。

[31] 明無名氏《二郎開山寶卷》，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

神是封建家長的代表，他壓制華山聖母與劉彥昌的自由愛情，把華山聖母壓於華山之下。二郎神由劈山救母反抗天帝，變成封建衛道者，成為其甥沉香反抗的對象。其間演變軌迹一時難以理清，此不多及。

三

善惡觀念是千百年來世俗百姓價值判斷的重要標準，神聖與邪惡、忠良與奸佞是由善惡孳生出來的觀念，而禍福則是善惡產生的必然結果。這種觀念在中國古代戲曲小說中有著廣泛的影響，以二郎神為代表的神仙驅邪除魔劇裏所反映的就是善與惡、神聖與邪惡的鬭爭。而在這種鬭爭背後隱藏的是人們征服自然、解決現實紛爭的理想。

自然是人類生存的依賴，同時又是人類苦難的來源之一。弗洛伊德認為人生苦難有三個根源：自然、我們自身和社會生活的不健全，自然就是其中之一^[32]。人們與自然休戚相關，強烈依賴於農作物的生長，然而人們對自然現象缺乏了解，面對自然災害無能為力。由於人們對自然現象不了解，對自然災害無能為力，人們一方面把自然現象當成與人一樣有靈性的神靈，認為這些神靈像人一樣都有著某種欲求，只要對之頂禮膜拜，滿足他們的欲求，就可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與恩賜。天上的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地上的山脈河流、草木泉石都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出現了日神、月神、星辰之神、山神、河神、風神、雨神、雷神、門神、竈神、廁神、井神等衆多神祇，幾乎所有主要的自然物和自然現象都曾經在不同情況下被當作一種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而受到崇拜。另一方面，人們又在不斷地了解自然，期求征服自然。二郎神戲曲中，二郎神擒天上魔、斬水中蛟、收山中妖，那吒收服天魔女、地魔女、運魔女、色魔女都曲折地反映了人們征服自然、改善生存環境的理想。

在諸多自然災害中，水災是人們最感無奈，也是威脅最大的自然災害。在古人眼裏，水災的發生是蛟龍作怪產生的，蛟精是自然災害的象徵，也是邪惡勢力的象徵。二郎神戲曲中，灌口蛟精“翻江攪海”，喜怒無常，怒時風電亂下，傷損禾稼，損壞船隻，讓人們五穀難收，屍橫水面^[33]。而且神通廣大，變化多般。灌口龍母因李冰鑿離堆，壞了它的巢穴，因而“駕起風雷雨電”，變成人身與李冰廝殺^[34]。他們是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強大邪惡勢力。而二郎神則是人們征服自然理想的寄託，他不但神通廣大，而且正直愛民。《灌口二郎斬健蛟》雜劇中，趙昱性格忠良，胸懷寬廣，為官時減差徭，薄稅斂，嘉州一郡田蠶廣盛，禾稼豐穰，人民安康。因為忠直守志，德性溫良，正直中和而白日飛升成仙。為神後仍不忘嘉州人民為蛟精所害，奉敕命，使神通，擒健蛟斬殺之為民除害。《灌口二郎初顯聖》雜劇中，李冰因“江水泛漲，傷害居民”，率民開鑿離堆，為民造福。公子李二郎神通廣大，利用鐵彈、鷹犬制服蛟龍母子，鎖之離堆之下，命之約勒江波，分水灌溉農田，造福人民。

自然是人類苦難的根源之一，但人類絕大多數的苦難並不是來源於自然而而是來自不健全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的不健全導致戰爭、社會集團間的衝突以及精神壓抑，中國古代的

[32] 參[英]布賴恩·莫里斯著，周國黎譯《宗教人類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頁。

[33] 明無名氏《灌口二郎斬健蛟》第一、二折，見《孤本元明雜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

[34] 清楊潮觀《灌口二郎初顯聖》，見《吟風閣雜劇》，中華書局，1963年版。

人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但從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中曲折地反映出來。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二郎神鎖齊天大聖》通過神魔之間的戰爭，反映了人們神聖戰勝邪惡的戰爭觀念。《鎖魔鏡》雜劇中二郎神與那吒比試武藝時，誤中天獄的鎖魔鏡，逃出了犯天條的牛魔王與金睛百眼鬼，二郎神、那吒奉法旨，率天兵，擒拿二魔。那吒“三頭六臂顯神威”，二郎神“神通廣大，變化多般。身長萬餘丈，腰闊數千圍，面青髮赤，巨口獠牙”，二人齊心合力，擒伏二魔。《二郎神鎖齊天大聖》雜劇中，齊天大聖與哥哥通天大聖、弟弟耍耍三郎，神通廣大，變化多般。他們喜怒無常，“喜來霧斂雲收，怒後興風作浪。扳折太岳高峰頂，攪亂東洋大海波”，“輕輪鐵棒，攀藤攬葛鬼神驚，怒逞雄威，走石飛沙天地暗”^[35]。他們久佔花果山千百年，三界神祇不敢與之鬪勝。齊天大聖化仙童偷太上老君丹藥以及御廚仙酒到花果山享用，觸犯天條，乾天大仙舉薦二郎神前去征剿。二郎神剛聽到乾天大仙舉薦他去征剿時，對齊天大聖的神通心存懼意：“齊天大聖神通廣大，變化多般，小聖難以和他鬪勝也。”但因為是上帝法旨，作為國家正神，理該為國分憂，也就抖起精神，召集手下七聖將一起前去擒拿齊天大聖。七聖將個個“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怒來摧山斷嶺，喜來風靜天晴”，上帝因為他們“勇猛正直”，讓他們鎮壓梅山之境。因為齊天大聖法力高強，變化無常，上帝又差巨靈神前去助戰。巨靈神“膀闊身長數丈高，金睛赤髮怒衝霄，肩擔月樣開山斧，太華山峰用手搖”，神通廣大，法力高強。天兵人人勇烈，個個威風，戈甲鮮明，槍刀燦爛，威嚴而齊整，在二郎神、巨靈神的帶領下戰勝了齊天大聖。劇本在宣揚正義戰勝邪惡思想的同時，也有著很濃的封建正統觀念。

在諸多的社會問題中，婚姻愛情問題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在封建社會，男女之間沒有自然相愛的權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無數的青年男女所配非人，為情所困。青年男女之間的真摯愛情被人們看作是邪惡的，把他們沈迷於其中看成是被妖精迷惑。神仙、天師、真人的降妖伏魔本領在圍剿“邪惡情緣”時也大顯神威。二郎神在古典戲曲小說中有兩種形象，一種是維護封建禮教、圍剿“邪惡情緣”衛道者形象。《二郎神收豬八戒》雜劇中，他收獲了豬八戒，斬斷了這種邪惡情緣。在沈香救母故事中，他作為封建家長，對其妹妹華山聖母與劉彥昌的自婚行為予以嚴厲處置，把妹妹壓在華山底下。另一種是反抗封建禮教的形象。二郎神救母故事中，二郎神反抗玉帝，劈開桃山救出母親。這兩種不同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統治者對真摯愛情的壓制，與普通人民對純真愛情的追求。

二郎神驅邪除魔劇通過二郎神驅邪除魔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世俗百姓征服自然、協調社會關係的理想。

王漢民(1964—)，男，湖南新寧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35] 明無名氏《二郎神鎖齊天大聖》第三折，見《孤本元明雜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